



构建南北关系新范式的必要性



张哲云
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教授
iron2798@kyungnam.ac.kr

作为文在寅总统《柏林宣言》的落实措施，韩国国防部和大韩红十字会分别向朝鲜提议举行南北军事当局会谈和南北红十字会会谈。大韩红十字会提议在8月1日举行南北红十字会会谈，以商讨文在寅总统在柏林提出的10月初离散家属团聚和家属扫墓的相关问题。考虑到离散家属的日益高龄化，举行红十字会会谈来解决离散家属问题可谓迫在眉睫。而考虑到朝鲜半岛军事对峙的紧张局面，南北军事当局之间的会谈同样需要尽早举行。但到目前为止朝鲜官方仍未作出任何正式的反应，而仅通过《劳动新闻》的社论和专栏等迂回地表达了拒绝之意。

作为南北军事当局会谈的一项议题，政府提出了“停止一切激化南北军事分界线附近军事对峙和紧张局面的敌对行为”。对于这里的“敌对行为”具体是指什么问题，虽然政府表示“并没有特定的具体内容，要视朝鲜的反应而定”，由此留下了回旋空间，但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可以理解为停止目前南北双方针对对方进行的心理战广播和传单发放行为。过去朝鲜一直要求停止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的相互诽谤和中伤，就此而言，朝鲜没有理由拒绝南北军事当局会谈。但作为南北军事当局会谈的议题，如果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出发提出像“采取必要措施来缓解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状况并维持半岛和平与稳定”等这样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的话，效果又会如何？韩国新政府履职以后，朝鲜一直强调要优先解决政治和军事问题。典型地反映出朝鲜这种认知的事例就是曾在6月份访问韩国的朝鲜籍国际奥委会（IOC）委员张雄的言论。当时对于通过体育交流来打开改善南北关系之渠道的构想，张雄委员评论说“往好了说是天真烂漫，往坏了说则是让人感到绝望”，他同时不忘强调优先解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必要性。代表朝鲜立场的《朝鲜新报》表示，对于文在寅政府改善南北关系的诚意，朝鲜不是要“听其言”，而是要“观其行”来进行判断；同时还间接施压示意中止定于8月末举行的韩美“乙支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诸如此般，金正恩集团强调的所谓“根本问题”，不仅是指停止互相诽谤和中伤，还包括像停止韩美联合军演这样的、当事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对立的问题。

金正恩政府一再强调优先解决南北关系中的政治军事问题，这恐怕与金正恩时代朝鲜的对南政策重新回归高度保守立场的现象不无关系。在2016年5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第七届党代表会议上，金正恩政府在南北统一和对南关系问题上提出的方案与1980-1990年代并无不同，在该方案里很难找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实现的南北关系新发展的遗产和痕迹。与此同时，朝鲜提出“经济建设与核武建设并进路线”作为新时代的国家战略，且正采取各种措施来实践这个路线。在达成核武建设目标方面，朝鲜集中精力持续研发核导技术；在经济建设方面，朝鲜则试图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等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措施来收拾民心。

对于朝鲜而言，核导技术的持续发展是关系到政权生死、体制兴衰和国家存亡的、必须不遗余力来促进的至高无上的任务。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制裁的朝鲜，不太可能因为外部制裁和施压而轻易放弃核导研发计划。来自外部的制裁和施压反而被强调“自力更生第一”的朝鲜政权利用，成了金正恩政权进一步巩固政治体制的有

效手段。也就是说，过去实施的对朝强硬政策反倒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了朝鲜政权的可持续生存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南北关系正常化对于金正恩政权而言也许并不是一个紧急问题。根据韩国银行7月21日公布的数据，即使在南北关系断绝、国际社会不断强化制裁和施压水平的情况下，朝鲜在2016年仍然实现了17年来的最高经济增长率——3.9%。这应该是最近几年朝鲜国内内需活跃所促成的经济状况好转的产物。金正恩政权实际上是把确保事实上的拥核国地位视为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为此朝鲜（可以）承受相当大的损失和困难，并把一切赌注都押在了上面。为了启动南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朝鲜的回应是必不可缺的；但看起来只有朝鲜在核导研发水平达到自身理想时，似乎才会真正开始南北对话和美朝对话。

就像G20首脑会议之后文在寅总统所表明的那样，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方面，我们的力量是大为不足的。事实虽然如此，我们却也没必要感到悲观或焦虑。这是因为，文在寅总统在《柏林宣言》中所强调的朝鲜半岛和平，既是要“维持”的，同时也是要“创造”的；结果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行动。就像每次我们进行政权交替时朝鲜都会观望一番那样，对于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金正恩政权恐怕同样抱有很多疑虑，需要对其进行检验，同时进行形势研判。曾促成了历史性的首次南北首脑会谈、由此转变了南北关系发展方向的金大中政府，朝鲜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其对朝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检验。

我们需要在朝鲜核导技术不断提高的威胁性状况下来探索如何解决南北关系问题，需要在宏观视角下制定相关战略和具体的实施路线图。与此同时，我们不仅要与朝鲜，还要与美国、中国等周边国家紧密协商、合作，由此来创造半岛和平。朝鲜自认为已不同于以往，而且对于大部分人道主义援助提议都未加回应，对于这样的朝鲜，如果我们依然故我地执着于过去的问题解决方式，那么成功可能性并不大。仅关注“一个一个的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而应关注“根本问题”才能打开南北关系恢复和正常化的油门。这也是为什么迫切需要严密细致地建立南北关系新范式的原因所在。

南北关系新范式最优先的立足点应是文在寅总统在《柏林宣言》里强调的“朝鲜半岛和平”。我们需要促成这样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里，我们与朝鲜以及周边国家紧密合作，一方面促进南北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再一方面共同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使这几个方面能够彼此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尤其是，我们要积极参与解决在南北关系中迄今为止一直未能认真关注的政治和军事问题，由此打破不断重复的恶性循环，发挥主导作用为朝鲜半岛秩序带来根本性变化。

[MORE ARTICLES](#)

- 本文内容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 IFES 官方意见。特此告知。

You can remove your email address from our mailing list by clicking link below
[\[No longer receive e-mail\]](#)



경남대학교 극동문제연구소
The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COPYRIGHT(C) 2010 IFES ALL RIGHTS RESERVED
2(Samcheong-dong) Bukchon-ro 15-gil, Jongno-gu, Seoul 110-230,
Republic of Korea
TEL. +82-2-3700-0739 FAX. +82-2-3700-0707
EMAIL. ifes@kyungnam.ac.kr